

沈從文的湘西世界

高
行
湘
書
沈
從
文

YZLI0890193010

卓雅选编 摄影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湘行书简 / 沈从文著；卓雅选编、摄影。—长沙：岳麓书社，2013.1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ISBN 978-7-80761-686-3

I . ①湘… II . ①沈… ②卓… III . ①沈从文 (1902 ~ 1988) — 书信集 IV . 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3542 号

湘行书简

作 者：沈从文 著

卓 雅 选编、摄影

责任编辑：饶 穆

整体设计：袁银昌 胡 斌

印前制作：袁银昌平面设计工作室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 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淘宝网：<http://ylbooks.taobao.com>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9×1194 1/16

印 张：14

字 数：202 千字

印 数：1-1,000

ISBN 978-7-80761-686-3 / I.1067

定 价：120.00 元

承 印：长沙三仁包装有限公司

沈從文的湘西世界

高書一行 湘聞

从文



卓雅选编摄影
岳麓书社



从文自传
往事与旧伍西城河
新卒湘边长湘行散记
湘行书简夫
丈萧阿黑小史
押寨夫人
月下小景

ISBN 978-7-80761-686-3



9 787807 616863 >

定价：120.00元

岳麓书社

湘行书简

卓雅

摄影
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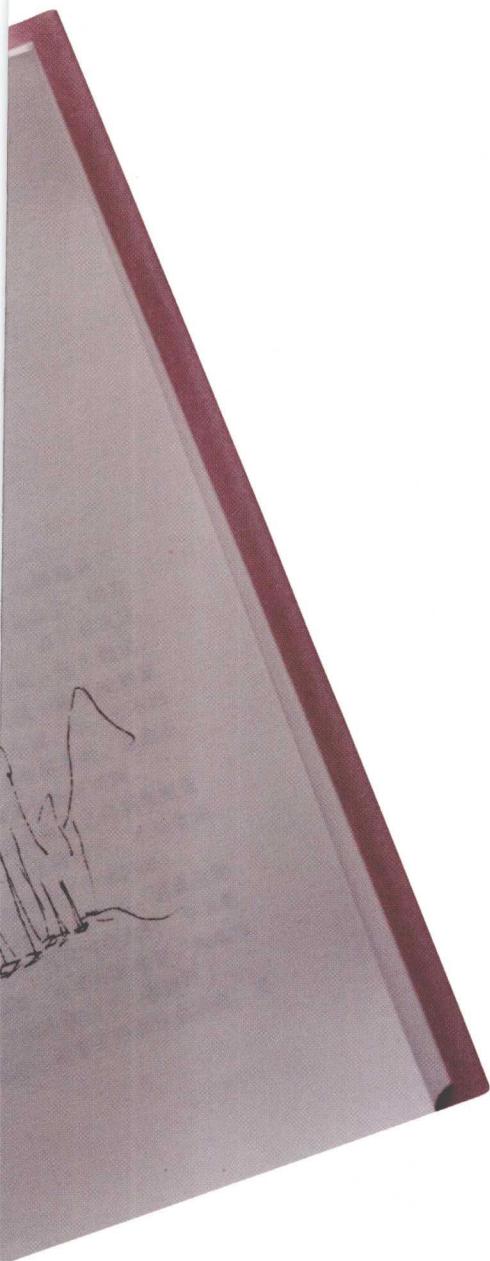
沈从文著



YZLI0890193010

湘行书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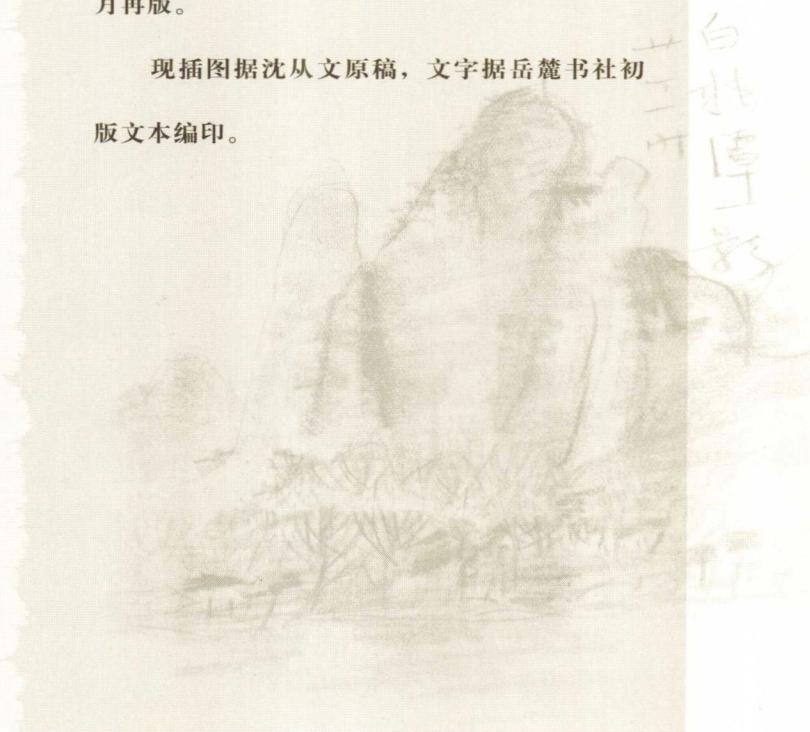


湘行书简

1934年初，沈从文因母病还乡。行前，向夫人张兆和许约，每天写信报告沿途见闻。这些信件及信中所附插图，沈从文生前未公开发表。1991年由沈虎雏整理、编辑成《湘行书简》，其中“引子”三函为张兆和致沈从文，“尾声”一函为沈从文致沈云六，余为沈从文回湘途中给张兆和的信。各信标题，除《小船上的信》为原有外，其余原无题，皆为整理者所拟。

《湘行书简》全文编入《沈从文别集·湘行集》，于1992年5月由岳麓书社初版，同年12月再版。

现插图据沈从文原稿，文字据岳麓书社初版文本编印。



目
录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11
永恒的湘西和沈从文	16

引子

张兆和致沈从文 之一	23
张兆和致沈从文 之二	26
张兆和致沈从文 之三	29

沈从文致张兆和

在桃源	33
小船上的信	38
泊曾家河	47
水手们	53
泊兴隆街	59
河街想象	61
忆麻阳船	65
过柳林岔	67
泊缆子湾	75
今天只写两张	81
第三张.....	87
过梢子铺长潭	91
夜泊鸭窠围	97
第八张.....	102
梦无凭据	105

鸭窠围的梦	107
-------------	-----

鸭窠围清晨	111
-------------	-----

歪了一下	118
------------	-----

滩上挣扎	123
------------	-----

泊杨家岨	135
------------	-----

潭中夜渔	139
------------	-----

横石和九溪	145
-------------	-----

历史是一条河	159
--------------	-----

离辰州上行	167
-------------	-----

虎雏印象	168
------------	-----

到泸溪	171
-----------	-----

泸溪黄昏	175
------------	-----

天明号音	181
------------	-----

到凤凰	186
-----------	-----

感慨之至	189
------------	-----

辰州下行	191
------------	-----

再到柳林岔	195
-------------	-----

过新田湾	201
------------	-----

重抵桃源	212
------------	-----

尾声

沈从文致沈云六	214
---------------	-----

后记	219
----------	-----

我的寫作與水的關係

在我一个自傳裏，我曾經提到
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或小
学家用小的脑子去思考一切，全虧
这一些，也虧得是水。

「孤独」是把你缺少一切的時光，
自己。這是一句真話，我有我自己的
孤獨得來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獨
水不能多聞。

年紀六岁七岁时節，我望在我者未
我不禁忍受那个偏窄的天地，無論以
的日光下生活。大与月里一些圓形狀
季作下了一千紀年，搁在本衙土地堂的
到城外去鑄入高与及月的木林裏，捕
刀而烤炙，也毫不在意。耳朵中只听得
個心思只顧去追逐那種綠色黃色死
去的东西已候着一板生与熟了，方到河邊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沈从文

在我一个自传里，我曾经提到过水给我的种种印象。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

“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这是一句真话。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

年纪六岁七岁时节，私塾在我看来实在是个最无意思的地方。我不能忍受那个逼窄的天地，无论如何总得想出方法到学校以外的日光下去生活。大六月里与一些同街比邻的坏小子，把书篮用草标各作下了一个记号，搁在本街土地堂的木偶身背后，就洒着手与他们到城外去，攒入高可及身的禾林里，捕捉禾穗上的蚱蜢，虽肩背为烈日所烤炙，也毫不在意。耳朵中只听到各处蚱蜢振翅的声音，全个心思只顾去追逐那种绿色黄色跳跃伶便的小生物。到后看看所得来的东西已尽够一顿午餐了，方到河滩边去洗濯，拾些干草枯枝，用野火来烧烤蚱蜢，把这些东西当饭吃。直到这些小生物



完全吃尽后，大家于是脱光了身子，用大石压着衣裤，各自从悬崖高处向河水中跃去。就这样泡在河水里，一直到晚方回家去，挨一顿不可避免的痛打。有时正在绿油油禾田中活动，有时正泡在水里，六月里照例的行雨来了，大的雨点夹着吓人的霹雳同时来到，各人匆匆忙忙逃到路坎旁废碾坊下或大树下去躲避，雨落得久一点，一时不能停止，我必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或树枝上反光的叶片，想起许多事情。……所捉的鱼逃了，所有的衣湿了，河面溜走的水蛇，钉固在大腿上的蚂蝗，碾坊里的母黄狗，挂在转动不已大水车上的起花人肠子，因为雨，制止了我身体的活动，心中便把一切看见的经过的皆记忆温习起来了。

也是同样的逃学，有时阴雨天气，不能向河边走去，我便上山或到庙里去，在庙前庙后树林或竹林里，爬上了这一株，到上面玩玩后，又溜下来爬另外一株。若所爬的是竹子，必在上面摇荡一会，爬的是树木，便看看上面有无鸟巢或啄木鸟孵卵的孔穴。雨落大了，再不能作这种游戏时，就坐在楠木树下或庙门前石阶上看雨。既还不是回家的时候，一面看雨一面自然就需要温习那些过去的经验，这个日子方能发遣开去。雨落得越长，人也就越寂寞。在这时节想到一切好处也必想到一切坏处。那么大的雨，回家去说不定还得全身弄湿，不由得有点害怕起来，不敢再想了。我于是走到庙廊下去为作丝线的人牵丝，为制棕绳的人摇绳车。这些地方每天照例有这种工人作工，而且这种工人照例又还是很熟习的人。也就因为这种雨，无从掩饰我的劣行，回到家中时，我便更容易被罚跪在仓库中。在那间空洞寂寞的仓库里，听着外面檐溜滴沥声，我的想象力却更有了一种很好训练的机

会。我得用回想与幻想补充我所缺少的饮食，安慰我所得到的痛苦。我因恐怖得去想一些不使我再恐怖的生活，我因孤寂又得去想一些热闹事情方不至于过分孤寂。

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①无从离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又幸亏他的流动，帮助我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的在人世中过着日子！

再过五年，我手中的一支笔，居然已能够尽我自由运用了，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分，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再过五年后，我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一个明朗华丽的海边。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他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①辰河：即沅水。



這點想法一直緊繩着我。我告

訴過劉一友，也跟卓振華談過，沒來又

跟吉首大學的游校長和副校長杜宗煙
王勝流更具體的方案和計劃，一切都是
說說而已，自是之生長恨水長東矣！

想想看，如果袁叔的身體到復
元，三人舟行計劃能夠實現，可真算
得上是最後一個別開生面的，沈從文行為藝術
術了。真是可惜！

卓稚重被破壞的意義就到這裡。
我希望有心人顺着這個有趣命題
為永恆的湘西做點文章。

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於萬卷堂

永恒的湘西和沈从文 黃永玉



八十年代表叔住崇文門期間，有一天他病了，我去看他，坐在他的床邊。他握着我的手說：「多謝你邀我們回湘西。你看，這下就回不去了！」我說：「病好了，選一個時候，我們高認真回一次湘西，從洞庭湖或是常徃、沅陵找兩隻木船，揜你文章寫過的老路子，一个碼頭一个碼頭再走一遍，寫幾十年未新舊的變化，我一路給你寫生攝圖，弄完三兩月。」他眼睛向着丈：「那麼哪個弄菜弄飯呢？」我說可以找个廚子大師傅隨行。

「把曾祺叫在一起，這方面他是千裡手，不要再叫別人了。」

之後，表叔的病情加重，直到逝世，隨之曾祺也去世了。